



《镜》前传

# 朱顏

沧月  
著

CANGYUE



【上】  
ZHU YAN  
沧月◎著  
镜·朱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颜 (镜). 上 / 沧月 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92-4558-1

I. ①朱…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993 号

本书由沧月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朱颜 (镜). 上 / 沧月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 430010)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 430060)
出版人	赵冕
选题策划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a href="http://www.cjpress.com.cn">http://www.cjpress.com.cn</a>
责任编辑	陈 辉 李海振
特约编辑	颜 燕 李高强
装帧设计	Yvonne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4558-1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 027-82926557( 总编室 ) · 027-82926806 ( 市场营销部 )



# 目录

*Contents*

ZHU YAN

[上]

- 009  
第一章 朱颜  
第二章 时影  
第三章 血食  
第四章 小札  
第五章 初遇
- 077  
第六章 破阵  
第七章 重逢  
第八章 初恋  
第九章 碧落  
第十章 孤儿

- 第十一章 屠龙  
第十二章 苏摩  
第十三章 风云会  
第十四章 千纸鹤  
第十五章 青楼花魁

第十六章 宛如梦幻  
第十七章 冰炭摧折

- 第十八章 星魂血誓  
第十九章 师徒之缘  
第二十章 与君陌路

- 第二十一章 求医  
第二十二章 孪生  
第二十三章 女武神  
第二十四章 战之殇  
第二十五章 诀别诗

【上】  
ZHU YAN  
镜·朱颜

沧月◎著



而我却觉得，这是对他的蔑视。因为从古到今，他都是被人们崇拜的。他对于孩子和大人，都充满了爱意，而他对于自己，却充满了轻视。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伟大，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是无人能及的。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优秀，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聪明。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勇敢，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坚强。

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并不是这样的人了。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伟大，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伟大。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优秀，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优秀。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聪明，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聪明。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勇敢，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勇敢。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坚强，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坚强。

从此，他开始改变自己。他开始学习别人的优点，他开始努力地提高自己，他开始不断地挑战自己。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伟大，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伟大。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优秀，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优秀。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聪明，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聪明。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勇敢，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勇敢。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更坚强，但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坚强。

# 滄月

朱顏  
最是  
人間留不住  
鏡花辭樹

《子夜雨林》新書一再受到好評，這本《滄月》跟着也暢銷不衰，這天，丁香在她《深邃》內發現了一張《滄月》的書影，她喜歡極了，便立即買來，仔細研讀，她發現《滄月》的內容非常有趣，而且學到了很多人生哲理，丁香非常不愛虛榮，她寧願自己活得很簡單，平靜淡淡才是她要的，雖然她現在已經外嫁，但寧願自己活得很簡單，她才會更開心。

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的一生大約只有四個阶段：童年，是充满了一片蓝天的一生；青年，是充满了一天一夜的學習，充满了汗水的一生；中年，是充满了一天一夜的辛苦，充满了工作的压力的一生；老年，是充满了一天一夜的寂寞，充满了孤独的一生。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生有三喜：一、父母健在，二、夫妻恩愛，三、朋友多。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生有三悲：一、父母不在，二、夫妻失和，三、朋友少。

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生有五福：一、家庭和睦，二、身体健康，三、工作顺利，四、事业有成，五、朋友多。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生有五難：一、家庭不和，二、身体不好，三、工作不顺，四、事业受阻，五、朋友少。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生有五戒：一、戒財，二、戒色，三、戒口，四、戒怒，五、戒酒。丁香在《滄月》中讀到：人生有五欲：一、欲富貴，二、欲榮華，三、欲溫飽，四、欲男女，五、欲歡喜。

·序·

朱颜辞镜花辞树

开始动笔写《朱颜》的时候，早在 2014 年的 10 月。

那之前，我刚刚使出洪荒之力，好不容易把坑了六年的《忘川》给杀青了，筋疲力尽感觉不能再爱了，便瘫坐在地，决定专注于吃喝玩乐，好好地休息个一年啥也不干。然而，灵感的降临总是突然的，才不管你是不是想躺平，它只用一个闪念便把我拎回了电脑前，重新开始不眠不休地挖坑。

而当时遇到同样灵感大爆炸的人，还有匪我思存同学。

于是，2014 年的国庆，在那短短七天的假期里，我和匪一个在杭州一个在武汉，隔着两台电脑，开始鸟眼鸡一样拼命地工作。每天我们都上线互道早安，然后就隔着网络相对埋头苦干，噼里啪啦地打字，往往连吃饭都在电脑前解决。每天晚上深夜，筋疲力尽的我们都要先 pk 一下战果，看谁写得多，然后互道晚安，下线睡觉……就这样，在 7 天里，我们一口气写了接近六万字（相比六年才写完的《忘川》，这种爆发速度，简直可以混充网络上日更的大神了有木有>\_<）。

这就是《朱颜》开篇，苏萨哈鲁血色婚礼那段的写作背景。

那之后，我一口气写了二十几万字，在 2015 年到来之前迅速地写完了上卷，以为自己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把这个故事彻底完结。结果，意外发生了：在上卷结束的时候我写得

酣畅淋漓，后妈天性忽然发作，顿时失去了控制，设置了丧心病狂的情节，顿时将笔下所有的人物都逼入了绝境（为了避免剧透此处就不细说了，大家看了朱颜的上卷就知道啦）。

当时，连看稿无数的小邪编辑看完上卷，都惊呼：“天啊你都写成这样了后面还怎么弄啊？”我哼了一声说：“怕什么！能收能放，能虐能甜。”既然能写“丁香结子芙蓉绦”这种大敞的句子，自然也能用“不系明珠系宝刀”一句话来兜回来。

结果——呃，真正写下卷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太托大了……当上卷把所有角色都逼到绝境之后，下卷果然写得分外的艰难，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推进，呕心沥血。加上中间卡文卡得无趣了，还忍不住跑开又挖了一个中篇新坑《空城》（已完篇），所以到现在，写了整整一年多，下卷还没有写完（羞愧捂脸）。后妈真是不好当的啊，泪。虐文虐的不仅是主角和读者，一个不小心，会把作者自己也虐进去了。

现在，《朱颜》的创作已经进入了尾声，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亲妈，给一个Happy Ending出来！（读者：难怪你写得那么慢！原来这次竟然是要HE了？不敢相信！）

《朱颜》写完后，不但小郡主和大神官会有美好的结局，它也会补足《镜》系列里缺失的那块拼图，勾勒出苏摩童年时的短暂幸福——说起来，也算是《镜》系列的收官了吧。

朱颜辞镜花辞树。

这绵延了十几年的宏大的图卷，也算是完成了。

而我，在这流逝的岁月里能有你们陪伴，也并不算孤独。

闻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回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王国维《蝶恋花》

沧月

2016年8月



# 目录

Contents

ZHU YAN  
[上]

- 009 第一章 朱颜  
第二章 时影  
第三章 血食  
第四章 小札  
第五章 初遇
- 077 第六章 破阵  
第七章 重逢  
第八章 初恋  
第九章 碧落  
第十章 孤儿

- 第十一章 屠龙  
第十二章 苏摩  
第十三章 风云会  
第十五章 千纸鹤

- 第十六章 宛如梦幻  
第十七章 冰炭摧折  
第十八章 星魂血誓  
第二十章 与君陌路

- 第二十一章 求医  
第二十二章 孪生  
第二十三章 女武神  
第二十四章 战之殇  
第二十五章 诀别诗

卷之四

周易傳說彙考  
卷之四

周易傳說彙考  
卷之四

周易傳說彙考  
卷之四

Zhu Yan  
朱颜  
[第一章]



朱颜被逼着嫁到苏萨哈鲁那一年，正是十八岁。

深夜子时，盛大的宴饮刚刚结束，广漠王金帐里所有人都横七竖八趴在案几上，金壶玉盏打翻了一地。帝都来赐婚的使节一行挡不住霍图部贵族连番敬酒，早就被灌得酩酊大醉，连帐外的守卫都醉意熏熏，鼾声此起彼伏。

“外面都喝得差不多了吧？”朱颜坐在另一座相连的金帐内，听到外面的劝酒歌渐渐低下去，便站了起来，一把扯掉绣金缀玉的大红喜服，匆匆换上了一身利落的短打，匆匆说了一句，“我得走了。”

“郡主，”侍女玉绯有些担心，“不如让云缦陪你去？”

“没事，云缦还得在前边盯着霍图部的大巫师，我自己走就行。”她打开了从赤王府带来的一个匣子，拿了一件东西出来——一支一尺长的玉簪，玲珑剔透，如琉璃宝树，通体雪白，只在顶上有一点朱红，在灯光下隐约流动着如云的光华。

师父说这支簪子叫“玉骨”，出自碧落海里连鲛人都游不到的海底，长在鬼神渊的裂口处，被地火煎熬、海水浸漫，在冰火淬炼之下，一百年方长得一寸，乃白薇皇后的上古遗物，世间法器中最珍贵的一种。

白薇皇后？开什么玩笑，那岂不是有七千年了？这些九嶷山上的神官总是喜欢拿这些神神叨叨的话来骗空桑的王室贵族。

然而，此刻她握起玉骨，却略略有点紧张。

自从师父传了这件法器，她只用它施过一次法。上次不过是牛刀小试，还弄得鸡



飞狗跳，这次可算真刀真枪要用到了，也不知……她吸了一口气，握起玉骨，对着自己的左手干脆利落地扎了下去。

“刷”的一声，左手中指上顿时冒出了一点殷红。

血滴在白皙的指尖凝聚，如同一颗珊瑚珠子一样渐渐变大。然而在即将滚落的那一瞬，仿佛被吸住了似的，竟是顺着簪子倒流了上去——玉骨吸了那滴血，末端那一点朱红瞬间浓艳，竟转瞬开出一朵花来。

她连忙合起双手，默默念动咒术。

短短的祝颂声里，那朵奇妙的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放，凋谢，最后化作五瓣，落到了床榻柔软的锦缎上。

落地的瞬间，锦缎上竟出现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朱颜！

一旁的侍女玉绯倒吸了一口冷气，差点惊叫出来——这是术法吗？王府里都说朱颜郡主小时候曾经在九嶷山学过术法，原来，竟是真的！

“别怕，这只是借我的血化出的一个空壳子罢了。”她安抚着玉绯，抬手掐了掐榻上那个“朱颜”的脸——触手之处温香玉软，是实实在在的肌肤，骨肉均匀，和活人一般无二。然而那个被掐的人却是毫无表情，如同一具木偶。

朱颜拈起玉骨，在那个“朱颜”的眉心点了一点，口唇微微翕动。人偶渐渐垂下头去，似乎在聆听着她的吩咐。

“这个术法只能撑十二个时辰，得抓紧了。”朱颜施法完毕，仔细检验了下自己的成果，转头吩咐贴身侍女，“快给她穿上我的衣服，戴上我的首饰，从里到外一件都不能少，知道么？”

玉绯看着那个木然的人偶，心里发怵：“郡主，你真的打算……”

“少啰唆！这事儿我路上不是和你们两个早商量好了吗？到现在你怕了？难道真的想在这鸟不拉屎的大漠里过一辈子啊？”朱颜性格毛毛躁躁，顿时不耐烦起来，“等一下事情结束，你就立刻冲出去喊救命，知道了吗？”

玉绯怯怯地点了点头，握紧了衣带。

“别怕，事情很简单，一定能成。”朱颜安慰了她一句，将玉骨收起，插入了发髻，披上大氅就走了出去，“等一下听我信号，按照计划行事就行。”

外面天寒地冻，寒风呼啸着卷着雪花吹来，令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她用风帽兜住头脸，绕过了一座座燃着篝火的帐篷，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喝醉了的西荒人，双手拢在袖子里，捏了一个隐身诀。

还好云漫在前头想方设法地留住了霍图部的大巫师，否则以那个老家伙的法力和

眼力，自己只怕还不能这样来去自如吧。

她一头冲入风雪中，一直往远离营帐的地方走去。不知道走了多远，直到耳边再也听不见喧嚣的人声才筋疲力尽地停了下来，用僵硬的手指抖了抖风帽，发现口唇里全都是碎雪，几乎无法呼吸。

这里已经是苏萨哈鲁的最外围，再往外走，便是草场了。

据说这入冬的第二场雪已经下了一个多月，足足积了两尺厚。这样冷的冬季，只怕放牧在外面的牲畜都会冻死吧。那些牧民，又是怎么活下来撑到开春的呢？

这里是西荒相对富庶的艾弥亚盆地——沙漠里的绿洲、霍图部的本旗所在，牛羊成群，蜜奶流淌。可是，和赤之一族所在的天极风城比起来依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更不用说和繁华鼎盛的伽蓝帝都相比了——难怪听说她要远嫁到苏萨哈鲁时，母妃对着父王垂泪了好几天。

“阿颜可是您唯一的孩子啊……其他六部藩王哪个不是争着把自家的孩子送去帝都？为啥偏偏要让我家阿颜去那种荒凉的地方，嫁给野蛮人！”

“就算嫁给野蛮人，也总比跟着那个鲛人奴隶跑了强！”父王却是一反常态，恶狠狠地回答，“此事你不必多言！我已经从帝都请了御旨，她敢不去，赤之一族就等着大军讨伐吧！”

母妃不敢再说，只是搂着她默默流泪。而她想着父王嘴里的那个“鲛人奴隶”，不由得一时间失了神，破天荒地忘了顶嘴。

“要不，你还是逃出去找你的师父吧。”在出嫁的前夜，母妃悄悄塞给她一个沉甸甸的锦囊，里面装满了体己细软，每一件首饰都足够普通人过上一辈子，“时影大人是九嶷山上的大神官……咳咳，就是伽蓝帝都，也忌讳他三分。”

她心下感动，嘴里却道：“师父他经常云游闭关，谁知道现在在哪儿？而且九嶷山和这里隔了十万八千里呢，远水哪救得了近火？”

“你……你不是跟着他学了好几年术法吗？不是会飞天，还会遁地吗？”母妃咳嗽着，“咳咳……我替你挡着你父王，你偷偷去吧！”

“能是能，只是我一个人跑了又有什么用？”她嘟囔了一句，“我走了，赤之一族怎么办？帝君还不是会找父王的麻烦？”

看着母妃愁眉不展的脸，她顿了顿，放松了语气，反过来安慰母妃：“没事，和亲就和亲，怕什么？好歹是嫁给西荒四大部落里最强大的霍图部，也不算辱没了。”

“可你又看不上人家。”母妃看着她，欲言又止，“你喜欢的不是那个，那个……”

“你想说渊是吧，都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她笑了笑，手指下意识地在衣带的流苏上

